



开启前所未见的古墓世界,命悬一线的探秘,心惊胆战的冒险,
生死存亡之际,能否逃离险境,绝处逢生?

么么尸 著

九墓奇棺

—— 诅咒 ——



一本百思不解的日记,一个冠绝天下的罗盘

考古专业人士权威解密古墓文化,破解死亡诅咒!

九墓奇棺

—诅咒—

么么尸 ◎ 著

一本百思不解的日记，一个冠绝天下的罗盘，

开启前所未见的古墓世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墓奇棺·诅咒 / 么么尸著. -- 海口 : 海南出版

社, 2018.5

ISBN 978-7-5443-8215-1

I. ①九… II. ①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6097 号

九墓奇棺·诅咒

作 者: 么么尸

监 制: 冉子健

丛书策划: 冉子健 刘军民 陈 娟

责任编辑: 孙 芳

执行编辑: 朱庭萱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蔡爱霞 郅亚楠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总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北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C 座 1802 室

电 话: 0898-66830929 010-64828814-602

投稿邮箱: hnbook@263.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43-8215-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第一章	宝穴	001
第二章	瓮棺蜡尸	016
第三章	烙刑柱	032
第四章	狼蛛来袭	048
第五章	离奇死亡	067
第六章	是否有内奸?	083
第七章	墓砖中的古玉	098
第八章	横渡铁索桥	113
第九章	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相	129
第十章	大虎失踪	145
第十一章	野人袭击	161
第十二章	诡秘失踪	175
第十三章	第二条墓道	189
第十四章	人头灯笼	203

第十五章	老鼠精	218
第十六章	怪异的镇墓兽	233
第十七章	袭杀再起	247
第十八章	石鼠雕像之谜	260

第一章 宝 穴

墓，属阴宅，在世人眼里向来神秘，常人不愿提及，或许出于敬，或许出于畏。在民间，墓又被称作穴。能寻得一处上等宝穴，可以保家族长盛不衰，子孙富贵安康。无论是贫穷之家，还是名门望族，在穴上都下足了功夫，也因此，民间很多风水师就是以寻穴为生的。

而我就出生于风水世家，爷爷与父亲是周围十里八乡最有名的风水师，整日将宝穴两个字挂在嘴边。父亲讲，爷爷曾凭借祖传秘术“天地衍”寻到过一处宝穴，据说，正午十分，将生鸡蛋放在穴眼处，可在片刻孵出小鸡崽儿，而爷爷也是因与人争夺这处宝穴而被打死，所谓的宝穴也被人霸占了。也因此，再寻一处宝穴几乎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愿望，执拗的父亲甚至在我名字中都取了一个“幕”字——李幕。

传言中爷爷寻过的那处宝穴我去过，杂草丛生，因长期无人打理，坟丘都塌陷了，当年与爷爷争斗的那户人家也早已搬离了村子。但父亲依旧固执地认为那是处宝穴，为了向我证明，还拿出几张发黄的旧报纸，指着一张百货大楼的图片告诉我，这栋大楼就是他们家的。

我上高三那年，父亲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只给我留下了一句诅咒：“找不到宝穴，你活不过 30 岁！”老妈又恨又气，哭喊着要把父亲的尸体拖出去喂狗！最终，父亲被一副薄棺材盛装着埋在了爷爷脚下。我总感觉，父亲临终的遗言话中有话，就算他再疯，也不至于诅咒亲儿子。我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日记，当我打开日记扉页

时，大惊失色。

李岳卒年：59

李景林卒年：49

李海生卒年：39

李幕：？

日记是父亲生前记录的，难道他早就知道了自己大限已至？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西厢房始终停放着一口棺材，还是小孩子的我胆子小，经常被棺材吓哭，老妈认为不吉利，曾气愤地要将棺材劈柴烧，而爷爷却麻木地回答说不久就会用上，没过多久，爷爷就离开了人世。在爷爷去世后的两个星期左右，父亲又买了一口棺材停放在西厢房，因为此事，老妈多次与父亲吵架，闹得最凶时，老妈回到外婆家待了半年多，但那口棺材终究还是停放在西厢房，直到父亲突然离世，棺材派上了用场。现在想来，必定是他们提前猜到了什么，为自己准备后事。

太爷爷，爷爷，父亲，下一代比上一代少活 10 年，按照这个规律推算，我还真活不过 30 岁。父亲与爷爷怪异的举动，以及他们早逝的事实，让我确信诅咒是真的。可这一切与宝穴有什么关系？为了寻求答案，我看完了整本日记，除了扉页那几行字外，全是手绘的地图，有的标了圆圈，有的标注着“？”，仅有的几行批注也是一种看不懂的文字。

父亲的离世是个谜，宝穴也在我心中打了一个死结。老妈忌讳，从此不许我提任何与坟墓有关的事，用她的话说，想都不能想。为了拨开迷雾，我瞒着老妈填报了考古专业。在大学这四年里，我查阅了所有关于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甚至将所能翻阅到的古籍文献都找了个遍，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宝穴和诅咒相关联的信息。回想起那本日记，以及父亲临终时的诅咒，我心里就发毛，感觉自己的生命仿佛被压缩了，屈指可数。我仿佛明白了父亲与爷爷为什么总往山里跑，数着日子等待死亡的感觉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但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于是，我转而研究日记里的地图与文字。我对地图没抱太大希望，手绘地图上的线条本就七扭八歪

的，又没有标准的比例尺、指向标，想要在地图上找出具体位置比大海捞针还难。至于那些特殊的文字，反倒更让我为难。甲骨文，金文，列国篆书，甚至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这些罕见的少数民族文字都被我找出来了，对它们逐一进行对照，却一无所获。

临近毕业，老妈的一个电话将我召回了老家，说村子里建了公墓，要将全村的祖坟都迁到公墓中。迁坟在农村可算得上大事，祖坟乃祖上居住的阴宅，关系到后世子孙的气运，轻易动不得。即便万不得已迁动祖坟，也要行阴迁之礼，祭拜、吹打排场都是免不了的。而且，新坟地的风水必定要好过老坟，否则祖先不安宁，子孙也就过得不好。公墓几乎在每个城市周边都会有，但在农村却是很少见的，但既然是国家政策，迁坟的事就必须要遵从的。家家都忙着迁坟，人手必定不足，吹打排场可以免，但我家有三座祖坟，我一个人挖一天也未必能挖得完，而迁坟又不能过晌午，只能将最好的朋友大虎请来。大虎是我大学同学，对坟墓没有太多的忌讳，欣然同意了。

我们回到老家，已是下午，据老妈说，公墓定在南山阳坡，村里已雇人统一打好了墓坑，我们只需要将祖宗请过去就可以了。这倒省了我们好多事，但三座坟墓，劳动量无疑是巨大的，为赶在12点之前让先人入土，我与大虎凌晨4点多就得摸黑出发。临行前，老妈将一老旧的风水罗盘塞到我怀里，说是太爷爷传下来的，爷爷和父亲都曾携带一生，有了这物件，先人的魂就不会乱跑了。

当我们赶到坟地时，太阳还未出，我照例将祭品摆好，烧了纸钱，磕了头，喊着：“爷爷、爸爸，政府有搬迁政策，给盖了新房，我来给你们送钱来了，到那边置办点新家具。”

“咚！咚……”

正在我重复地喊这些话时，猛然听身后有怪声，我转身一看，大虎正跪在我背后，一个劲地磕头，磕得那叫一个实在，地面都磕出坑了。

“大虎，这我家祖坟，你磕哪门子头啊？”我疑惑地转头问道。

“你……你刚刚说的太吓人了，礼多人不怪！”大虎拍了拍额头上的土，面带惧色地回答。

“谁家上坟不这么说啊？早知道你这么屁就不带你来了，你爱磕磕吧！”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对大虎白了一眼，继续念叨着。

祭拜完毕也就开工了，按老理，迁坟属大带小，最先挖的应该是爷爷的坟。

我拎着铁锹，走到爷爷坟头上，准备开工，却见大虎一直盯着远处瞅，脸色有些不太好，很焦急的样子，就对他喊道：“大虎，赶时间，能不能快点？”

“这都快7点了，咋还没见太阳？不会……”大虎看了看手表，略显紧张地指了指坟丘。

“哥们儿，阴天啊！当然没太阳，快干吧，下了雨就得倒大霉了！”我当大虎被我之前那番话吓到了，也不理他，奋力掘土，而大虎见我掘土，虽有畏惧，却也过来帮忙。

按理说，太爷爷都去世三四十 years 了，坟丘经日晒雨淋，土必定会很硬，是最难挖的，但挖过两锹后，却似浮土一般，挖着一点不吃劲。我感觉奇怪，就蹲下抓了把土，放在手里捻搓。

“典型的墓葬五花土，但太细腻，似经常被人翻动过！我说，你家祖坟不会被盗了吧？”大虎见我抓土，也抓起了一把放在手里，狐疑地对我问。

地层年代不同，土壤所含物质就不同，颜色深浅各异，打墓坑时，会将不同地层的土翻到一起，所以墓葬土颜色驳杂，俗称五花土，也被视作墓葬的标志。但经过挖、填两次翻动，大部分的土块未被打破，五花土的颜色和质地极为不均，只有经过多次翻动，颜色才会均匀到这种地步。

“啐！你家祖坟才被盗了，我家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坟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副薄板棺材，吃饱了撑的才会盗我家祖坟！”我虽嘴上这么说，但总觉得这事有古怪，挖土的速度不由加快了几分，大虎也被勾起了兴致，挖得很卖力。

太爷爷的坟墓被我们掘开了，露出了棺材的轮廓，但大虎胆小的毛病又犯了，不敢下墓坑，我只能一个人下去清理棺木上的浮土。浮土清理完毕，棺材露了出来，怪异的是三四十年的光景过去了，这薄板杨木无漆棺

材竟没有丝毫腐朽，新得让人咋舌。大虎吓得体若筛糠，死活不愿靠近。本以为开棺必定很费力气，凡是下葬后的棺材都被大钉钉死，这是恒亘古不变的习俗。可我还没有用出全力，那棺材盖竟“吱呀”一声移动了。

“李幕……你太爷爷不会是诈了吧？”大虎勃然色变，竟跌坐在地上。

民间关于诈尸的传说实在太多了，竟然被我遇到了，我顿感觉脊背直冒凉气，腿都发颤了。

“李幕……我们回去吧！”大虎小心翼翼地靠近墓坑，带着哭腔对我劝说，但终究难以战胜心理上的畏惧，并没有跳下墓坑。

“这是我家祖坟，我必须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说我也害怕，但宝穴以及诅咒都是太爷爷传下来的，也许答案就在棺材里。更何况棺都已经开了，即便真是诈尸，恐怕尸体也早就不在棺材里了。

我壮着胆子，一把将棺材盖推开，等待了老半天也没有感觉到什么意外，更没有闻到腐臭味，我大为诧异，做了个深呼吸，向棺材里望去。棺材中竟然空无一物，以手电筒强光照射，只见底部有些杂乱而泥泞的脚印。

“大虎，快下来，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发现并没有尸体，胆子大了很多，对大虎说。大虎胆子也明显变大了一些，颤颤巍巍地跳下了墓坑。

“脚印？这……这还真诈尸了？他……不会咬我们吧？”大虎显然也看到了棺材底部的脚印，担忧地问道。

“这脚印有问题，你仔细看看，纹路和大小不一样，显然不属于同一个人。”在两把强光手电筒的照射下，鞋印更加清晰，这却让我大为费解，我不禁喃喃自语。这绝对不是诈尸，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这鞋印上。

“夫妻合葬？两人都诈了？”胆小的大虎还认为是诈尸，腿一软，险些跌进棺材里。

我迫切想要查明真相，一把将大虎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拾了起来，跳进了棺材里。“咚！”意外的是当我跳进棺材时，感觉下面竟然是空的。“咚！咚……”我又用力跺了几脚，依旧是空心物体的声音。我大为诧异，没有想到，棺材底下另有文章。我从棺材里跳了出来，一把就将棺材底掀

开了，一个漆黑的洞口突兀地出现了。

我用手电筒的光束往洞里照了照，因为灰尘太大，遮挡了光线，模糊得看不清这洞到底有多深，只是感觉从洞口处迎面窜出了一股热气，夹杂着尘土，呛得我直咳嗽。

“李幕，你咋了？”大虎听到我剧烈的咳嗽声后，“呼”的一下就蹿了过来，看到眼前的洞也愣住了。

“这坟是假的，棺材也是假的，这洞被隐藏得如此隐蔽，里面必定有大秘密！”我缓过神来，对大虎分析说。

“原来是个假坟，妈的，吓死老子了！”大虎此刻彻底放松了下来，骑在棺材盖上，郁闷地叹息着。

“不管真假了，我们先进洞里瞧瞧！”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我有些按捺不住了，想要跳下去。

“喂，这洞黑乎乎的，看不清深浅，之前还是被坟丘封闭的，空气不流通，你不怕被憋死？”大虎一把拉住了我，并从衣兜里掏出了一盒香烟，点燃了两根，一根放在自己的嘴里，而另外一根丢进了黑洞里。

香烟的火头很小，却并没有熄灭，说明洞内是有氧气的。我和大虎坐在棺材板上，等了几分钟，见那香烟的火头还燃着，也就放心了。

“我说，你还真要进去，这黑灯瞎火的，万一有危险，想逃都逃不出来！”大虎脸上浮现了一丝担忧，对我劝说。

虽说大虎是我好兄弟，但宝穴与父亲的那句诅咒太过吓人了，我也不便对他解释，索性沉默。我们跳进洞口之后，周围一片漆黑，即便是有强光手电筒，可视距离依旧不足10米。

“扑通”！大虎也跟着跳了下来。

“你怎么也跟着下来了？里面什么情况都还没有搞清楚，一旦遇到危险，上面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怎么成？”本就不想让大虎跟我趟这浑水，所以我对他说道。

“哼，死就死呗，你都不怕，老子怕什么？至少两个人还能相互照应！”大虎无所谓地对我说道。

见大虎如此，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打着手电继续前进。越是往里走，

这洞就越是宽阔，即便我与大虎两人并行都没什么问题。洞中十分干燥，也没有异味，两边洞壁上有明显铲痕，越是前进，洞壁的铲痕的光面裂纹越是多，看样子这洞已经存在很久了，却很难想象其真实用途。来都来了，我也就不想那么多了，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李幕，这有砖！”大虎突然大喊，言语之中满是诧异。

在大虎的右侧出现了一道砖墙，我心头当即就是一紧。砖墙的出现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里是地下古墓！一部分疑团似乎已经被解开了。这孤坟假棺墓是掩人耳目的，这条暗道就是盗洞。虽说我一直都在找宝穴，但我毕竟是考古专业的学生，知道盗墓是违法的。

“李幕，你小子不会是在坑我吧？”作为我最好的朋友，大虎也显然意识到了这是地下古墓，一脸怪异地望着我。

“我坑你有用吗？你要知识没知识，要胆量没胆量，只能拖后腿！”我脑子乱成了一团，没好气地对大虎说。

“擦……有你这么当兄弟的吗？你故意黑我！”大虎不满地嘟囔着，而我却完全没有心情听他辩解，将目光转移到了那道砖墙上。

这些墓砖都是黄褐色的，看起来像是陶质，楞角参差不齐，上面还有烧制之前留下的指纹印记。学考古专业的我似乎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见到任何古代的东西都会仔细观察，对其进行断代。断代最主要的三个依据是器型、材质、纹饰。在这些墓砖上却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这让我很苦恼。

“看，这有个符号！”正在我郁闷时，大虎对我大喊。

当看到大虎所说的符号时，我一脸震撼，因为这个符号与我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的某一页地图注解上的文字符号完全一样。我内心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祖辈苦苦寻觅的宝穴，父亲临死前的诅咒，难道都与这古墓有关系？符号并不是后来画上去的，而是自墓砖之中延伸出来的，说明在烧砖之初，符号就已经存在了。这未知年代的古墓，也许就是解开宝穴与我家族诅咒之谜的关键。

这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之前，我查阅过很多文献资料，都没有得到答案，但现在看来，这符号很有可能与这处古墓的墓主人有一定的联系，

也许找到主墓室，就可以将一切的疑团都解开。我无法压制心中的激动，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主墓室。

“喂，李幕，你疯了，古墓中多有机关陷阱，你不要命了？”大虎看到我发狂般地向前跑，对我大声呼喝。

大虎的呼喊惊醒了我，我放慢了脚步，在大虎跟上来之后，我与他并肩而行。越是往前走，通道就越宽，但可以确定，现在还没进入到古墓内部，毕竟通道只有一侧是有墓砖的，而另外一侧则是土壁。越走我与大虎就越吃惊，在大学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将所有发掘报告都翻阅遍了，任何朝代的葬制都了然于胸。而见到墓砖之后，我们已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至少也走出了几百米的距离了，竟还没走到尽头，这就说明，这墓葬的规模不小，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也定是极为显赫。

本地区历史上并没有出过什么身份特别显赫的名人，至少正史中是没有任何记载的。我一头雾水，显然，以我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是无法断定墓主人身份的，甚至连墓葬的年代都无法判断。

“李幕，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就在我思考时，大虎一脸紧张地向我问道。

“你别自己吓自己，这还没进入墓葬……”

“呜呜……”

我话刚说到一半就停下了，因为，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女子的啜泣声。

“妈呀！鬼！”

女子啜泣声更明显了，大虎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呼喊着想跑回去。我怕大虎出意外，也连忙跟上。

“呜呜，不要吃我！不要吃我……”那沙哑的女子哭喊声越来越大了，仿佛在追着我们。别说是大虎了，就是我心中也有些发毛了。在地下古墓中，未知的东西太多了，保不准这还真是个女鬼。我和大虎跑得跌跌撞撞，当跑到那棺材下的入口时，女子哭声终于消失了，我和大虎都成了惊弓之鸟，大虎甚至连手电筒都丢弃了。

“大虎，快，我顶你，你去把棺材盖子打开。”我说着就蹲下了身，让大虎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

“妈的，这棺材被封死了！”大虎用力推了一阵，绝望地说。我也郁闷得要死，看来是要被困在这古墓中了。

“啊！”大虎突然惊叫，从我肩头上摔了下来，好在下面是土地，不会摔伤。

“大虎，怎么了？”我俯身对大虎关切地问道。

“上……上面有图！”大虎脸都青了，哆哆嗦嗦地对我说。

我用强光手电筒向头上的棺材板子上照去，果然有红色的图案，图案的线条红得发黑，感觉就像是用血写上去的，在黑暗的古墓中看到这样的图案，确实让人心里发毛。图案所绘制的竟然是烹食图，炊具是一口圆鼎，而鼎中的食材竟然是一颗梳着发髻的头颅。

“不要吃我……”我骤然间想起刚刚那女子的哭泣声，吓得腿都有些发软了，看来真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咋办？祸是你小子闯的，你倒是拿个主意！”大虎都快吓尿了，用哭腔向我问道。

“不对！大虎，是有人在故意吓我们！你看，这墓葬中的墓砖，与图画上那口煮食大鼎，可以说明，这座墓葬很有可能是秦汉之前的，甚至会更早一些。而这上面那座假坟、棺木可都是近现代的东西。这两者在时代上不相符，我看这多半是人为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为了安慰大虎罢了，其实我心里也没谱，刚刚女子的哭喊声可是真真的。

“那……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大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向我问。

“这条路走不通了，我们也不能坐着等死，目前还能正常呼吸，说明空气是流通的，必定有别的出口，我们找找！”我说着就往通道内走。

“可……里面有……要是被缠上，就没命了！”大虎心中畏惧，终究没说出“鬼”字。

“与其饿死，还不如趁现在力气足拼一拼，还有活路！”我知道大虎胆小，想将他逼到绝路，克服恐慌，就如此对他说。

其实，我倒不认为会有真有鬼，所见到的种种怪异，虽惊悚却都是有迹可循的。

“妈的，这还不都是被你小子坑的，为了活命，老子拼了！”大虎眼睛都红了，“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势。

人一旦被逼上绝路，畏惧就会消失，比如我，知道自己的寿限，也就无所畏惧了。而大虎在我思想的灌输下也坚定地认为此处是绝境，所以他不再畏惧，目光之中隐隐透露出丝丝凶狠劲。

我们紧张地搜寻着，几乎忘记了时间，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盗洞的尽头。郁闷的是并没有见到另外的出口，只是一面由墓砖垒砌的墙。我与大虎几乎崩溃了，本来以为会另有出路，却不想是条死路。好在女人的哭喊声并没有再出现，否则，我们非得被逼疯不可。

“这……这可怎么办？”大虎似被吓得腿软，跌坐在地上，用绝望的语气向我问。

“这里不缺氧气，应该是有出口的！别急，我再想想办法！”我对大虎简单安慰了两句，然后就埋头苦思。

有人故意将我们引到这来，绝对不是单纯地想要将我们困到这盗洞里，所以这里一定有别的出路。只要找到问题的关键，就一定可以离开。思考今天我们经是那个图案了，但那图案除了吓人以外，并不具备任何标识性作用，除此以外，我还真想不通这盗洞之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妈的，老子拼了，把这砖墙砸开，也许能从地面塌出个窟窿！”大虎红着眼睛站了起来，风风火火的要砸砖墙。

“等等，我想到了！”我突然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对方既然把我们引到盗洞里来，肯定是想要让我们进入到古墓里，而进入古墓的关键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砖墙上，砖墙上唯一有标记的就是之前看到的那块带有特殊文字的墓砖了。我急忙拉着大虎跑去找那块墓砖，再次见到这带有特殊文字符号的墓砖，我心中还是有一种难以压制的激动，这上面的特殊文字符号，可能是解除生命诅咒的唯一线索了。

“轰隆！”我用手转动那块墓砖时，这面砖墙竟然坍塌出一个拱形门。墓砖坍塌，灰尘弥漫，拱形门内的情况无法看清。

“李幕……里面……那东西，会不会蹦出来找我们麻烦？”大虎还坚信古墓中有鬼，哆哆嗦嗦地向我问。

“你一单身二十多年的老处男，阳气壮，就算有女鬼，也伤不到你！”为了缓解气氛，我开玩笑般地对他说。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哥破了！”大虎黑着脸回答。

说话间，尘埃落定，我迈步向拱形门内走去。踏过这道拱门，就属于墓葬的范围了，但具体是属于墓葬的哪一部分，就得依靠里面的陪葬品分析了，只要分析出拱门之内是属于墓葬的哪一部分，主墓室的位置也就能大概推算出来了。但这里毕竟出现了盗洞，随葬品有没有被盗，这就很难确定了。

当我走进供门的那一刻，彻底被这间墓室中摆放一地的随葬品震惊了。墓室中摆放着整排的烹食器，全为素面红褐陶质，鼎、簋、豆、釜……器形繁多。更令人震撼的是每件烹食器中，都有一颗蜡黄的颅骨，颅骨之下压着散碎的肢骨，极为骇人！

“妈呀！”大虎惊叫一声，缩到了墓室的一角，而我却在仔细地思考着。众所周知，在商周时期就已经进入了鼎盛的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最多的就是青铜器了，即便陶器也多出于平民墓葬，多是些瓶瓶罐罐之类的小物件，不会出现鼎簋之类的重器。而以这墓葬的形制来看，墓主人身份定然异常显赫，却以陶器随葬，难道这墓主人生活的年代还要早于商周？

周朝礼制健全，葬天子，随葬品享用九鼎八簋，葬诸侯用七鼎六簋，依次排序，此礼制被后世延用，直到魏晋时期。而这间墓室内，簋鼎数量远远超过八九之数，也证实了之前的推断。让我不解的是，以商周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很少出现规模这么大的墓葬，更何况这墓葬还有极大的可能是在商周之前，这就更说不通了。

当然，诸多疑点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本想借助这间墓室之中的随葬品判断墓室功能，从而确定主墓室的位置，却不想这些陶器内竟有这么多人骨，根本无法分清这里是殉葬区，还是耳室，主墓室的位置就更是难以推断了。

“鬼……这里有鬼……”大虎瑟瑟发抖地指着陶器里的头骨喃喃说道。

蜡黄的头骨就够吓人的了，被大虎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有些发虚了，

连忙呵止他：“你别自己吓自己了，这哪来的鬼啊？”

“骨质细腻纤薄……颧骨窄而突出……这些都是女性的头骨，牙齿磨损程度不明显，在 18 至 32 岁之间……刚刚那哭喊声……”大虎越说，抖得就越是厉害。

人骨鉴定是我们的必修课，但我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墓葬上，在这方面反倒不如大虎。他刚刚那番推断，语调虽不连贯，条理却很清晰，判断不会有问题。女人的哭喊声，棺材板下的图案，墓室中摆放的这些实物，似乎都在证实女鬼是存在的。

“鬼”这个字眼，常被人提及，但太过于虚无缥缈了，即便是听惯了更为玄虚的宝穴传说，我也打心底里不相信“鬼”是真实存在的。我壮着胆子向烹食器皿靠近，想要看看这些骨骼有何异处。陡然发现，被颅骨压在下方的肢骨上，竟然有着密密麻麻的清晰齿痕。我心中瞬间就是一抖，这些肢骨是被啃食过的。

关于活人殉葬的记载，秦汉之后就很少有资料了，这种野蛮的葬俗已被历史淘汰。而今，更为野蛮的食人葬俗却真实出现了，着实骇人。难道女子哭声，是被烹食的冤魂发出来的？我的头上也冒起了虚汗。

“这人骨是蜡黄色的……定是被煮过，真有鬼，我们逃吧！”大虎凑了过来，用颤抖的手指指着眼前的骸骨，小声嘀咕。

“别瞎说，不会有鬼的！”

肢骨上的齿痕已说明了一切，我知道大虎胆小，就故意将手电筒的光亮移偏了一点，不让他看到，同时否定了他的鬼神言论。

“别吃我！啊……别吃我！”

我话音刚落之际，那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越来越凄厉，似乎是在向我们靠近。大虎吓得瘫在了地上，呼吸都近乎停止了。

“嗖！”

当我感觉到声音临近时，我将手电筒光束向门口照去，猛然见一道白色身影一闪即逝。我一惊，头皮都炸了。

“别找我……我没吃你……我是无辜的！”大虎闭着眼睛，口中胡言乱语，恐惧到了极点。